海塘錄

准將海防兵備道裁汰南北兩岸塘工歸併杭嘉湖道與寧紹台道專管其原設員弁除改撥杭下二營外尚餘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八員均行裁汰原改設馬步兵二千名亦改撥杭下二營三百名又改為墩夫四百名內准三百名防守北岸以一百名防守南岸尚餘馬兵四十名步戰兵七十名守兵一百九十名均行裁汰各在案惟是江海坍漲靡常情形亦因時更易按海寧縣屬之中

所有北岸現設僅夫一百八十三名應即裁汰以
抵酌復兵丁之數所需兵餉除以僅夫工食撥給
外不敷餉米仍於原裁海防營餉米內支給其千
把外委應需養廉公費名糧亦在原裁餉內支給
等語應如該督所請准其復設海塘千總一員把
總二員外委三員馬步守兵一百八十三名於海
寧縣分汛專防此項兵丁於原撥杭卞二營兵丁
內擇其熟諳修防之人撥回充伍至北岸現設僅

夫一百八十三名俱行裁汰此内如有熟諳修防
者亦准其挑補如不足數另募充伍其兵丁所需
兵餉除堡抵給外不敷餉米及千把外委應需養
廉公費各項均於原裁海防營俸餉内支給可也
撫臣莊有恭塘工預備事宜疏
臣仰蒙
恩旨以浙省海塘潮有改趨北大壗之勢一切應辦之
事宜預籌妥辦臣抵任後即馳往查勘業將江溜

先事綢繆以期有備無患今據浙撫莊有恭奏稱
老鹽倉迤西之華家衖等處現在江溜海潮均行
壯大盩水勢寬七八百餘丈不等雖塘外老沙尚
未坍動然水勢靡常設遇江溜汎發秋潮盈滿難
保無橫沖成壑進臨塘脚之虞溯柴塘停修越今
已十四年現多殘墊底柴自必霉朽應請先酌發
銀四千兩給發產柴之富建桐永四縣限一月內
運至工程緊要之老鹽倉華家衖堆貯備用俟秋

查寧邑附塘土堰原為江海水勢平險靡常一遇
異常風汛潑塘之水漫溢堪虞是以築作備塘以
抵汛水而衛田廬最關緊要前因海水南趨塘外
漲沙日漸積聚即秋潮大汛亦不至逼臨塘脚是
以舊有土堰歷年未議修築今該撫既稱海寧石
塘近城一帶護沙日見沖卸石塘之內田廬鱗次
倘遇異常風汛潑塘之水亦復堪虞查該處起止
共長二千三百一丈九尺請於現存矮墊土

庶石塘根脚經久可資鞏固等語應令該撫俟大
汛後即將前項新舊石塘親往逐一查驗如有逼
臨頂沖處所應行添建坦水併舊有坦水應行補
修之處確勘情形據實奏明及時辦理可也
撫臣莊有恭請及時修建塘坦疏乾隆二十四年
海寧縣境內東西兩塘新建石工全賴漲沙廣遠
足以護衛塘身近因江溜海潮全由北大壩出入
至閏六月望汛潮水浩瀚由南折北以至海寧城

東自九里橋起西至曹殿盤頭止一帶漲沙盡刷
水逼塘根舊坦呈露殘缺甚多七月大汛潑卸愈
甚經臣赴塘查勘將應行修建坦水處所分別險
緩次第興修以資保護業經恭摺奏明辦理茲據
布政司明山等詳稱勘明工員靳樹德李徵熊經
築塘身情形最險委員先築條石坦水四十一丈
其餘應修應建條石坦水一千四百四十餘丈擇
其地當險要不可緩待處所工長四百三十五丈

海寧縣南門外東西兩塘護沙被刷水臨塘根急
應修建條石坦水保護塘身又東塘韓家池柴塘
洞溜沖逼亦應折底驤柴以資捍禦經臣勘明將
應行修築塘坦分別緩急恭摺會奏仰蒙
俞允遵即飭令確估委員興修去後茲據布政司明山
等詳稱東塘自吳宏曾經築緩修石塘起至西塘
倪瑄經築魚鱗石塘止共計最要坦水工長七百
七十七丈九尺三寸內除舊存樁石并檢撈條石

水併東塘韓家池柴塘拆底驤築等工先據該撫
奏准興修抄摺咨部經臣部行令轉飭據實確估
造冊具題查核在案今據浙撫將東西兩塘修建
最要坦水除舊存椿石併撿撈條石抵用外共估
需工料銀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二兩七錢一釐零
韓家池柴塘拆底加驤共估需工料銀一千八百
十八兩三錢四分八釐除柴薪撥用協辦外實需
樁夫雜料銀七百二十九兩七錢八釐造冊具題

魚鱗石塘共計六段前次分別估修最要坦水之
時該處尚有護沙是以列入次要工內經臣奏明
暫緩估修在案今據布政使明山等詳稱本年正
月潮水逼塘護沙被刷塘脚底石呈露舊坦樁石
殘缺該處地當頂沖勢難緩悞內除兵力可修者
計工長一百二十二丈三尺督兵修整以節錢糧
其餘工長一百二十三丈八尺急須委員改建條
石坦水以抵潮溜行據東西同知并海寧縣確估

工料四千五百九十二兩零造冊詳送核查工料
與例相符請照例在於司庫存貯塘工經費項下
先發六分銀兩委令署杭州府總捕同知陳令儀
等三員領辦工完委驗核銷合將估冊詳送核題
等情前來臣親往查勘無異除冊送部外理合具
題

二十六年

撫臣莊有恭請改築小墳前石塘及修坦水疏乾隆

海寧縣東塘小墳前等處條塊石塘三段從前改
建大工之時塘身單固未議一律改建該工自雍
正八年建築以來已歷年久塘身日漸矮墊先經
該司道具詳請修經臣親往查勘批確勘估報去
後茲據布政使明山等詳稱小墳前一段外無護
沙塘根狹淺應改建魚鱗石塘一十丈塘身拆出
舊石修建條石坦水一十丈又白牆門東一段地
勢稍低舊坦外卸塘脚不正應照本工做法修築

條塊石塘四丈拆出條塊石料添砌坦水一十丈
又廿里亭盤頭西側條塊石塘二十五丈面土矬
墊應行一律加高平整并修補隨塘坦水二十五
丈前項各工俱屬緊要飭委平湖縣劉純煒領銀
承辦行據東同知并海寧縣估需工料銀三千八
十九兩零悉與成例相符請於司庫塘工經費項
下照例給發委員赍辦以禦潮汐工完委驗請銷
合將估冊詳送具題等情臣覆核無異除冊送部

撫臣莊有恭請修韓家池柴塘疏乾隆二十六年

海寧縣東塘韓家池柴塘二百二十丈因本年秋汛潮水頂沖外沙坍卸兼遭風潮潑刷致將柴埽陡陷五六尺不等先據該司道詳請拆底加鑲以資捍禦經臣批飭確估興修去後茲據布政使明山等詳稱會核冊開工料銀四千三百二十一兩二錢零有省無浮內應需柴薪銀二千九百六十三兩零動項分發新淳等縣辦運解工濟用應支夫

員動項建築條石坦水以禦秋汛臣仍不時赴工
察勘見戴家石橋一帶大汛已過潮水仍復到塘
并有底樁呈露之處內有原估次要坦水工內第
三十五段原任效力主簿田勳第四十六段前石
門縣謝琯經築石塘共四十六丈七尺塘外原未
建有坦水現已底沙刷盡樁木呈露急應建築條
石坦水以衛塘身其餘殘缺呈露坦工共計八百
九十餘丈可以兵力修理者督率汛弁撥兵撈石

理砌以節錢糧隨經飭令分別估修去後茲據布政使明山等詳稱戴家石橋汛内應建條石坦水四十六丈七尺估需工料銀一千八百八十三兩零核與成例相符應於塘工經費項下照例動支飭委署東同知高象震領銀僦築以禦春汛合將估冊詳送具題等情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冊送部外理合具題

工部覆撫臣莊有恭請撥塘工經費議乾隆二十七年

給發乘時趕辦現存之銀不敷支給查司庫乾隆
二十六年地丁錢糧堪以撥留銀十萬兩以應工
需詳請題報等情具題等因前來查浙省塘工經
費銀兩據該撫所稱司庫現存經費不過三萬餘
兩今老鹽倉等處欽遵
諭旨繕築柴塘興舉坦水竹簍等工現在需銀六萬餘
兩將來尚有應辦之工併歲修等項均須儲備給
發乘時趕辦現存之銀不敷動給查司庫乾隆二十

在露高十五六層舊存磧石不及二分急應一併
估辦又廿里亭白牆門兩處舊有盤頭二座積被
汕刷塘根將露應行改建石坦三十一丈以資堅
久所有現在辦理緣由業經恭摺奏明欽奉
硃批在案茲據布政使索琳等會詳前項應修建坦
水工程共長一百八十三丈二尺估需銀八千三
百四十五兩零估用工料與例相符除經詳奉派
委東同知劉純煒等五員分段承辦工完委驗請

浙撫莊有恭疏稱東西兩塘應修應建坦水工程一十六百餘丈先經臣會同督臣逐一勘明分別緩急奏請次第興修欽奉

俞允內除最要坦工七十丈次要坦工一百七十丈五尺均於乾隆二十五六等年先後趕辦完固分案題銷其餘七百十餘丈本年春間臣節次赴工逐一履勘內有一百三十丈或底沙增刷塘身露高十五六層並舊有樁石殘缺兵力不能埋砌

海寧縣城東廿里亭地方魚鱗石塘一十六丈其
塘外原係舊廢盤頭未建坦水所有存留盤頭舊
基日逐被潮溜沖刷以致塘身現露十六七層不
等前據海防道永德稟請修建坦水以護塘根經
臣親往查勘是殺塘身之外竝無樁石其塘身已
露出十六七層其在土內者僅有一二層情形險
要委係應建之工業經奏明敬録
硃批抄摺咨部在案茲據布政使索琳等確估工料共

釐零查無浮溢其塘身需用條石動支預備存石
先經發過銀七千四十八兩五錢五分五釐零實
該樁木夫匠等銀六千九百三十六兩六錢二分
八釐零請於司庫塘工經費錢糧內動支飭委嘉
興府張鎮東同知赫名額海寧縣黃簪世歸安縣
尤錫章等四員分段領辦乘時儹築以禦來年春
汛工竣勘報核銷合將估冊詳送具題前來臣覆
核無異除冊送部外謹會同江蘇撫臣莊有恭合詞

翁汎境内接築柴塘一千八百三十六兩動支各縣辦解存工柴斤外應需椿木土方工夫雜料銀八千九百九十一兩八錢七分已於司庫塘工經費款内照數動支移送先給六分工料銀兩飭令上緊趕辦完竣所存估冊擬合詳請會題等因覆核無異除冊送部外臣謹會題等因前來查海寧縣翁汎境内新築柴工迤西該撫既稱塘外護沙被潮沖激舊塘柴樁霉朽奏明於

新工之西照已竣柴塘高寬成式再行拆築柴塘
一百丈估需工料銀二千七百二十七兩八錢二
分內除柴新銀二千八百三十六兩動支各縣辦
解存工柴斤外實估需樁木土方夫工雜料銀八
百九十一兩八錢七分造冊具題應如所題辦理
仍行令該撫將作過工段用過銀兩照例核實造
冊具題核銷臣等未敢擅便為此恭疏具題
工部覆撫臣熊學鵬請於廿里亭戴家石橋改築

奏明在案今據藩司索琳等詳稱小墳前改建鱗
塘四十八丈七尺戴家石橋汎内改建鱗塘二十
九丈五尺拆修補隨塘坦水共估需工料銀一萬
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一錢八分零查核無浮其塘
身需用條石動支預備條石先經發過銀七千四
十八兩五錢五分五釐零實該椿木夫匠等銀六
千九百三十六兩六錢二分八釐零請於司庫塘
工經費錢糧内動支委員分段領辦乘時儹築以

禦來年春汛合將估冊詳送具題等情覆核無異
除冊送部外臣謹會題等因前來查海寧縣境內
東西兩塘廿里亭戴家石橋各汛內緩修條塊石
塘改建魚鱗石塘併修補隨塘坦水工程既據該
撫先後奏明興建所有估冊工料銀一萬三千九
百八十五兩一錢八分零內除需用條石動支預
備存石發過銀七千四十八兩五錢五分五釐零
實估需樁木夫匠等銀六千九百三十六兩六錢

海塘録卷十七

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尋之冥地不見涯洩章交所
不極盧敖所不屆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
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
居孔鵠翡翠鸕鷀霸鷁繽紛往來沉浮翱翔魚則橫尾曲頭
方目偃額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鈞石乃有黿蛟大貝明
月夜光蠵龜璹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棋布星峙
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叢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犀
犀伐角巨象解齒黃金碧玉名不可紀洪洪洋洋誠不

可度也處嵎夷之正位兮同色號於穹蒼包納汙之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衆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王

觀濤賦

晉 顧凱之

臨浙江以壯眷壯滄海之洪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彫鱗采介特種奇名推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模茲濤之為體亦崇廣而宏峻形無常而衆神期必來以知信勢剛陵以周威質柔弱

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氣不差
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
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絶過朔乃與
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
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
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
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
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餌置水盈鬲而不爨之欲望

饒羨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傅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徹絶以其至陰之物邇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

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
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
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
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衒於學者蓋欲
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赴至陽之元精作寒暑
與晦明載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
曽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

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夫廣泉之
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鰌隱見
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為式陽侯玩威於鬼工伍胥洩怒
乎忠力是以納人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
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小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
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
其徵則朔望之候不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
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粤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

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輜軿乎坤輿知六合之
外洪波無所洩識四海之内至精有所儲不然何以使
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
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為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為
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贏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
所稽視無顛倪洶湧浡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半
圓天而勢齊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
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抗雄威之獨燥郤衆柔之繁濕

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邱浮而迭起飛沫電烻以驚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濞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餽落焯爍如爨巨鑊赩兮不可探乎荒荒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齦齶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貙虎與

兕象懾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矍鑠忽劃礫而齟齬其少進也若兆人續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藉蹙轂相摩錯闉闍澶漫淩彊侮弱倏皇輿之前蹕訖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消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巘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元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為天下稱

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頹齗而愕眙擘衣下席蹈足掀髀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揩近而未考其垠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脤侗顏言之少間請見徵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斡究地之羭揩溢滂之難悟欲盡聽於羣儒今將盡索

證當為子窮幽而洞寞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夫日壯而
燠陽生於復離南斗而景長邇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
氣蒸川源潤歸草木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
龍發坼於胎卵鳥獸含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
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
掬其散也為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
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散之時故潮差而小
也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退東井而延夕遠神州而

陽者故迫之為潮而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
微也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
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
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餘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
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
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
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鬬此一覽而
可知又何索於詳究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

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生八月之望者尤炭炭而巍巍也萬物之中分日之熱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烟得燄傳薪就熱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燄至精無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汨

哉方輿之下陽祖所迴歷支子而右盛遁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為朝左激之遠兮遠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沈而潮之所以兩折也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雪為霜者為電為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

度而剸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坤與乾轉其激也大則體甚而相疎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準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踧踖斂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賾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述於閫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卵判雛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演知元先生之辭辭

退也

錢塘賦 節

宋 葛澧

若夫疏通灌溉則有衆流爲溪則停辭石鑒頰口上轉無他平渡下阬盤石曰苕曰猷曰松曰葛湖則御息明聖陽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爲德清以不極爲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不極者以規奠其圓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

廣鹵永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
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千星勢窮
霏然下墜隨坳墊而虛受任畎澮之疏潰著則重也故
舟檝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埋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
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濛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圮者
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
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
無諒乎此亶亦何足齒於吾人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

噦為夕為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
孰觀地啄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
於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
欲入壺粤願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覿
潮之勢或久往而方來或合眥而相際曷舛互之若斯
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摽屢旁眄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
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陂
臨平南上南下明星建寧曰查曰壯曰高曰谷渡則鹽

沈沈瀟瀟從薄淫還茲其深此蕩粘潛減滬溉泣狊也浤浤洪洪湟湟瀖瀖漠漠廣也滭決瀠澐汩瀲瀲西顧則疑達濛汜東盼則恐近扶桑歲時之潮有信不妄其大必於哉生明既望其徵必於上幹之休下旬之半當星虛之正中異三時之汎濫湧激澎湃浩瀇滉瀁浴日之波浮天之浪沸騰回復其高數丈眇覿若赴敵大兵貫弓捧戟攢刃列仗爭先挺出猛奔急趨而俯仰又如白練颺空隨狂飆而舒卷飛騰於波面

聽之則裕裕之聲千車萬馬雜錯轟吼而前鄉又如破
山疾雷悸神迅電驚天震地而動蕩西覩浮石之隨出
時玩曙樓之呈像離婁注目而瞪瞪陽侯傾耳而伎憒
眠無端倪稽盧賦之鋪陳狂拋猛過發羅詩之詠賞雄
乎偉哉岷山之江桐栢之淮亦有潮焉異若是也逮其
平時則湛湛波光彼蒼一色迺有艘艎艙艗艭艚舸
艙艎艋舸艓艬舸鷁首載浮鼓棹舶茸乘風破浪以
濟以涉自西自東或南或北輕颿楗櫓朝吳暮越以言

所產則有若鮚鱨鯛鯠鮆鯖鰽鰈鰨鱅鰷鯷鱓鰕鯊鰌鮫魶魷鮥鰩鰋鯸鱧互撒其他水蟲水草水畜水鳥傳記鮮備方言莫考筆難覼縷而細道

浙江觀潮賦

宋 羅公升

羅子客於錢塘適時仲秋皓月初缺長空閒寂萬里清絶乃江皐乎逍遥想故國之餘烈已而金鍠鼙轟轒鼓戞蹄踔囂塵漲天鬬艇彌澤行雲低回而不飛山川蒼茫

而疾剽或觀海若而分餘甘或叩珠宮而逢一笑歡聲
達於淮壖餘風騰乎越嶠層瀾既平鼓者未息擊鼉首
耀鯤脊洗月窟探地極馮夷讋游龍卻呂梁丈人涉降
乎左右蓬邱仙人逢迎於咫尺此闔閭夫差之所以雄
長百蠻憑陵上國也是日也朝者休務賈者輟市贏糧
而快觀者纍屬乎八九百里雞林日本琉球闍婆萬斛
之舟舛發而辰至朝采夜光珊瑚火齊希世之珍山積
而雲委茂先所不能識宏羊所不能計此真極天下之

觀大廈之欹傾忍寒蟬之瘖啞乃逆鱗之屢批竟屬鏤
之不赦鴟夷朝浮越甲暮入栖烏之曲未終至德之廟
已泣於是忠魂上訴帝閽朝啟乃錫命書以長茲水乘
象載之輿策玉虬之駟魚須前驅龍伯作使凡排山倒
海之威皆鞭荆棲越之氣且夫骨鯁之臣生死一節豈
生不忍其故都而死乃殊致憾於宗國彼濤頭之所指寧
強弩之所能移想乘波而東擊猶遺恨於會稽薦馨香
而知痛競簫鼓以為嬉雖千秋萬歲之來歸恐滄海桑

之天浩蕩瀰漫澎湃汩潏接海氣兮浮乾坤吐天光兮
吞日月薄霧朝斂滄波鏡明長風莫興巨浪山立魚龍
或變而或化蛟鼉乍出而乍沒千艘蚊聚萬舶雲集簇
沙際之牙檣舞潮頭之畫鷁萃山海之羣珍致川陸之
百物使三吳之富甲於天下者實此江之力也朝焉而
潮夕焉而汐海門喧萬鼓之聲江面亘一絲之力銀山
嵯峨雪屋突兀見者目悸聞者股栗乃有輕儇之童衒
耀其術颺鯨浪以爭趨舞紅綃而特出輕性命於毫毛

駭觀瞻於倏忽此浙江之異景而百川不能與為儔匹也奔流滔滔如怒如號胥山寄遺憤於驚濤鏐也何智表一矢以著勞英雄千古陳迹寂寥而此江之水閱今昔猶一朝話未竟客有謂予曰美哉禹功無往弗施浙水何謂禹貢則遺水經所載原委無疑以漸為浙誰其易之篕書法所略者由不費禹功疏鑿之致而名水之有異者庸詎非文字訛舛之所為吾黨之士見一物而必格耻一事之不知詎可不究夫此江事迹於往

者而使詫此江景物於一時也哉賦者於是作而謝喜而歌曰越山杳靄兮吳山嵯峨中有巨川兮與海通波書固略之兮水志豈訛考輿圖而稽故迹兮亘千古而不磨

浙江觀潮賦

明 黃尊素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騶盈途員冠戎如大裙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為之空虛主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怪異說觀也盍與子偕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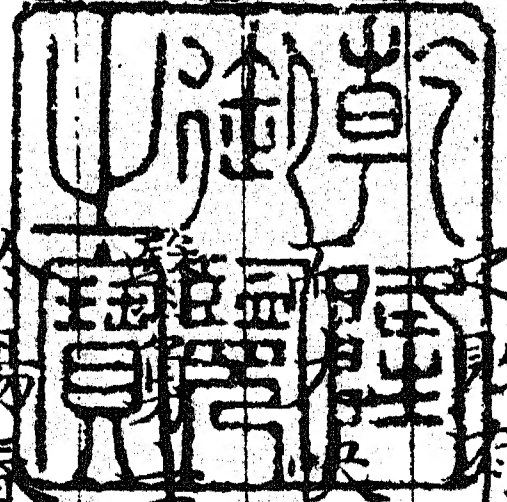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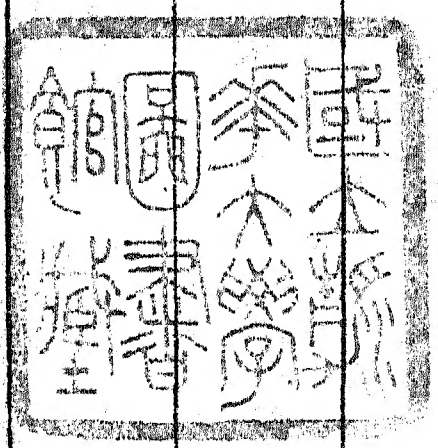
浮目精揩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鼙
鼓之動地或斧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
天無岸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及其兩山迫脅
沙潬中埕忽而受於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怒而山
立庶太空之無絆天盆撼動而欲移地輿震盪而似判
吳山越山為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
勢飛鳥驚竄乃有狡童倀子百十為伍絳幘單衣馳騁
波路持彩旗兮悠颺潮之神兮來何暮呈倀儡之妙戲

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强弩此較射於波濤乃謂致師於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符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束楚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安金山激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艨西興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閱簡別强弩分為五隊中權是主舞刀握槊節以金鼓礮聲滿江五色齊舉烟收焰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者賈勇售藝兵家規矩輕性命於鴻毛故能馮河而暴

既雷轟而雨驟亦星流而電激風迴鯨穴兮瀾紫
浪捲鼉宮兮雪白駭水暴灑長波飛薄迅復增澆
湧湍疊躍其殆海若驕盈陽侯怒作以故號令波
臣指揮水伯金鼓喧闐車馬雜沓壁壘頓開組練
齊出擊破蜃樓踢翻鮫室於是乎鯤魚揚鬐而遙
徙鵬鳥奮翼以上搏平地動慄山之警臨流興望
洋之歎恐坤維其震絕憂天柱以摧殘伍相孤忠
一囊迎怪錢王偏霸萬弩徒讙彼觀之者沙問竝

沒長虹斜轉圓沙迴翔彩鶴始則五紋一綫若斷
若連少焉萬舸千艘且却沛驟雨於兩儀漏
洪波於百谷東海走其蛟龍北門失其鎖鑰三江
奔放高在邱陵千里吞吐濶無沙漠飛空疊疊魚
可躍舟負重盈盈燕真巢幕惟秋氣之怒號匪春
光之酥酪若乃桃花浪暖竹簟紋開山陰消雪地
轉驚雷鳶跕水其掠尾魚解凍而曝腮風正帆懸
纜牽荇葉沙明岸濶砌長莓苔信帶雨之晚急疑

金湯城固下決而隤古者英雄鼓氣保障多方選
三千之士卒當百萬之虎狼叱咤則雷雲忽動馳
騁則風雨俱狂器工括竹技妙穿楊疾呼而發勁
弩斯張河伯心搖而膽落陽侯精喪而魂亡大來
小往爾弱我強莫為磐石名姓錢塘又況弩足萬
餘射當三倍聚氣轟轟成行隊隊銳執堅披金鳴
鼓擂電迅雲集風霾日晦未絶一弦未成一箇善
百發而百中笑三戰而三北龍宮振動鼉戰不張

黿梁傾摧鱗甲不解非外殭而中乾竟銳進而速
退盟刑白馬界清溝水之分陣破長沙流激囊沙

欠堉海可填無山不拔較鞭石而更奇比射月
何負土之為功且縮版之是載河清可俟
之多能海波不揚識聖人之有在阻潮信
於陽春平天滔於大塊敢誇枚乘之才華足小錢
鏐之氣槩

海塘録卷十八